

金露梅与银露梅

李万华



近几年,来青藏高原玩的游客一拍到波斯菊,就在自媒体上喊:格桑花。我偶尔见到,心想:岂有此理。早年,游客对格桑花的认定还不算离谱,至少会拍一些黄色花朵,譬如全缘叶绿绒蒿、高原毛茛,或者中国马先蒿。三十多年前,当我困于小山村,也曾将中国马先蒿当作格桑花。那时村旁有一片湿地,长满开黄色花的马先蒿,还有一种粉红报春。我不怎么去玩,水虽然不多,也浅,但总是一小摊一小摊地积在水草之间,仿佛镜子刚刚摔碎。靠近湿地,是座破旧水磨。夏天,站在水磨低矮的木板门前,会看到马先蒿一簇簇开出花来,即便阴雨之时也格外亮丽。那时,风总是从远处山峰掠下,丝质的长袍一样,顺着河谷向前飘荡。当它拂过马先蒿时,会送来一阵不似花香亦不似药香的气味,总归是植物清芬,虽不及“香远益清”,但嗅之无妨,我因而认为那便是格桑花的芬芳。

波斯菊怎么会成为格桑花呢?波斯菊另有一个名字:秋英,我们却只叫它茼蒿梅,因为它的叶子与茼蒿无异。波斯菊本是美洲植物,物种大交换时代,由墨西哥传入欧洲。在西藏,人们称之为“张大人花”,据说此花由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带入高原。波斯菊到底是喜欢阳光的植物,喜欢长风寥廓,在青藏高原,只要海拔适宜,就会没头没脑地开。波斯菊的花朵以粉红浅紫以及白色为主,也有浓到化不开的深紫,它细瘦的肾形种子可以捏来吃——像吃一只外皮变硬的小虫子那样,用舌尖可以挤出白而略带清香的一点内脏。

我曾在苏州去无锡的路边见过一丛波斯菊,也在东莞去白云机场的行道旁遇过波斯菊,无一例外,它们在阴而低垂的天空下,似一只只流浪小动物,精神萎靡,心无所属。

格桑花的认定一直不确定。看

一份资料,说成为格桑花最少得具备三个条件:黄色,青藏高原土著植物,生命力极强的野生花卉。波斯菊为舶来品,花朵没有黄色,显然不是格桑花。排除一二外,大致能确定的也就是金露梅。

在高原,金露梅又不叫金露梅,叫鞭麻。藏传佛教寺院的鞭麻墙,便是将鞭麻采来,晒干,扎成小把,用刀铡齐,在墙体上夯实,以木钎穿牢,刷上涂料。鞭麻墙抗震减压,通风透气,若从远处看去,暗红色的墙体除去庄重与威严,还带一些神秘。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有一句话:“日喀则的房屋都漆成白色,只在屋顶有红黑色的彩边,屋顶平整,有护墙遮挡。和寺庙的屋顶一样,老百姓的屋顶也用由布包捆的树枝装扮起来,据说可以驱魔。”我猜测这树枝有可能就是鞭麻,只可惜这位发现楼兰古城,发现野骆驼,曾乔装穿越青藏高原的探险家,对植物所提甚少,除去大如树枝的芦苇和白杨,除去牧草,再不记录任何植物,这大约与他在青藏高原探险的时间有关。

我年少时,母亲会翻过一座岩石嶙峋的高山去砍柴,背来的柴火堆在院子中,多是百里香杜鹃和头花杜鹃。蓝紫色的花在枝子上,尚未凋零,阳光长时间暴晒,花瓣的颜色会慢慢淡去,然而颜色终究是褪不尽的,仿佛斑驳记忆。做饭时,我去院中抱几根柴火,一边走一边嗅。即便花瓣已经干枯,芬芳却依旧,要知道,在某些地方,头花杜鹃是可以提炼芳香精油的。晒干的杜鹃极易燃烧,火焰高,而且哗哗剥剥的,在廖

寂的屋子里响。它溅出的火星四处乱蹿,某次火星将衣服烧出一个洞,我怕,扔下衣服就跑去村外,直到夜色降临,母亲才将我唤回。

河滩、山坡、林地边缘,金露梅随意长,但很少砍来做柴,不知为何。我们偶尔折一些枝子比较细的金露梅回来,摘去叶子,抖掉花朵,扎成一把,晾干,用来刷锅。金露梅枝子上暗褐色的外皮总是一条一条脱落,褴褛不忍目睹,有时剥一层脱一层,刷完锅,水面上还浮一层。锅刷是珍贵的,山外来人,临走便送几把锅刷。如果不来,山外人会问,有锅刷吗,于是送。

金露梅留下的回忆,总是带一点刷锅水的味道:油灯被风吹得明灭不定,蛾子绕着灯花长时间旋转,既不撞进去,也不飞走,土豆堆在墙角,仿佛熟睡的某些小兽,长腿蜘蛛在它们上面轻快地爬过,金露梅扎成的锅刷挂在柱子上,微弱的灯光下,只是一团幽幽的暗影,再无其他声息,我坐在跳动的昏黄光晕里,看母亲在灶间忙碌。母亲的头发总是短,而河水总是在窗外喧哗。

金露梅开出的花只有指甲盖大小,单瓣,圆而稍带卵形的五片花瓣是明净的黄。都说黄色过于热烈,我却一点看不出来。我所感觉到的黄,有着和蓝色一样的气质,安静,不喧嚣。不同的是,蓝色微带一点神秘气息,试图与人隔绝,而黄色,你看到它的表面,就能看到它的内里,它是世事看透后,早以简单面对繁复。蜜蜂蝴蝶很少光顾金露梅,很显然,它不是以花粉和清香取悦它们的花朵,它身上到底有野性的成分。夏

季,山雨如果猛烈,击打之下的金露梅花瓣散落一地,或顺水漂流,但依旧洁而无尘,若俯身细看,甚至能感觉到它似一面镌刻有我心不尘、与尔同明字样的小小铜镜。

很少看见金露梅成片漫过山野,它似乎总是和悬钩子、小檗等其他灌木混居一处。很多年前,我见过一面平缓山坡,在夕阳中呈现金黄,蔚为壮观,我以为那是金露梅在绽放,因而在某些文章中不厌其烦将其描述。然而多年后,我去那面山坡,发现那里并没有金露梅的身影。我因此疑惑,那一面金露梅铺满的山坡,或是被记忆欺骗,或是想象力兀自杜撰。

想象如果生发在记忆的基座上,便会将过去胡乱涂抹,甚至改造。最好的想象是平地起惊雷,空中筑楼,然而我们的想象总是与记忆相纠缠,假借、生发,让人气馁。

有一种小叶金露梅,叶子总会被忽略,因为细碎。它长在山地里,醒目的只是褐色枝条,以及零星花朵。小叶金露梅如果被栽到人行道旁做景观,叶子会更稀疏,仿佛患了某种小枝凸显、叶子萎缩的病症。金露梅注定是野生植物,只适宜生活在人气之外。可是我在好些地方看见有人将其挪来做“市镇居民”,它因而百般不自在,显得迷惘。

海拔四千米之上有垫状金露梅。在这种海拔高度,因为土壤层变薄,养分稀缺,加之寒冷,大多数植物已经不愿在此居住。陡直的山坡上,或砾石堆中,垫状金露梅只得以匍匐的姿势抓紧一点土壤,拼命生长。很多时候,牛羊来去,常将金露

梅当成牧草啃嚼。

我曾见过一株白石缝倒生下来的金露梅,秀雅枝条缀满黄色小花,青苔铺底,白石光洁,远处几脉雪峰烟岚缭绕,若如我会作画该有多好。

银露梅花形与金露梅相似,但花色洁白,枝条高而扶疏。一位学林业的同学告诉我,寺院砌鞭麻墙更愿意用银露梅,因其枝条端直。我很少见到金露梅和银露梅混居一地,也许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如此,也许是金露梅的光辉盖过银露梅,我未曾注意。有一次我去爬山,看到山下河谷地带金露梅四处散漫,渐往山上走去,金露梅渐少,取代金露梅的,是一些杜鹃和忍冬、柃子之类,再往高处,银露梅开始出现。银露梅都是大丛生长,灰色枝子高出其他植物,花开得繁密,金黄色蕊衬着花瓣的白,使花显得越加素雅。继续向上,当高寒草甸漫过山坡,银露梅隐身遁去,又有垫状金露梅闪出身形。

如果银露梅和金露梅在一起,肯定会像高个子福尔摩斯和他的矮个子朋友华生在一起。我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喜欢灵感如闪电的福尔摩斯,也喜欢一瘸一拐的华生。

两年前,我在偶尔去散步的广场发现人工栽植的银露梅,有点诧异。花自然脱俗,不似周边八宝鸢尾之属,躬身细瞧,居然发现一朵银露梅为重瓣。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重瓣的金露梅和银露梅,以为认错了花,再去看看,的确是银露梅。重瓣的,也只有那么一朵。

至今都觉得那朵重瓣银露梅是一个谜。



经历或伤痛

杨廷成

四月的痛楚

每当这个季节来临
往事犹如潮水涌动着伤痛
经历漫漫的冬天
那些已经结痂的记忆
渗出滴血的日子煎熬心灵

我是一块曾经熊熊燃烧的煤
却被一场灾难深深地埋入地层
我是一条曾经哗哗流淌的河流
迷惘中却找不着自己奔泻的行程

你端坐在四月的阳光里
沐浴着春雨般恣肆的馈赠
可你知在那古城墙下的月色里
夜夜都游荡着一个流泪的灵魂

那年的花开得早啊
被风儿吹得一地凋零
那些从枝头上飘落的、我沉重的叹息
每一片都找不到回应

妹妹,你知道吗
经历了那场劫难后
我会常常问自己
春天的风怎么会比冬天还冷?

走过月牙泉

荒漠深处
绝色美人丢下的一个眼神

驼铃声声
摇不醒这沉睡了多年的梦
那些惊叹的呼喊
怎样也敲不开一扇紧闭的门

沙枣花淡黄的哀愁
在这空旷的田野里说与谁听
走过我身边的人是谁呀
哦,是那河西一丝不挂的漠风

仰卧在五月的沙山上
光瀑多情地灼伤了我的眼睛
我的心就是那弯将欲干涸的泉水吗
被你抛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呻吟
真想做一条彼此并行的河流
穿越茫茫荒野不求世人问津
喧哗的涛声诉说暴雨过后的祝福
喘息的水流讲述月光下的爱情

那个不眠的夜晚
我在敦煌城里听不到月牙泉哭泣的声音

怀念往事

在暗夜里怀念往事
才会有一种遗失已久的心情
那个紫丁香绽放花蕾的夜晚
那片浸透着经典故事的草地
那一夜你发丝上飞溅着欢乐的七月雨
那一夜我们紧裹着大衣相伴而行的腊月风

有多少旅程

我们说过将要搀扶而行
有多少幸福
我们说过要用一生的时光慢慢去品

今晚夜色阑珊的灯火里
看不见你渐渐远去的背影
我独坐在春寒料峭的诗歌里
满纸的滚滚红尘

怀念往事
往事毕竟是往事

二月十四日的玫瑰

当年如火的玫瑰已被风干
不知道在哪个角落悄然流泪
在西部古城的风雪里
手执一枝滴血的花朵
不知赠与谁

有娇情的女子从我身边走过
鄙视的目光剑锋般直刺心扉
蓦然间
我想起你美丽灿烂的笑靥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你的清纯使我懂得什么叫沉醉

紧握着一枝花蕾
却等不到伊人回归
那花刺深深地扎进了手心
雪地上遗落了一枝
血色玫瑰

是谁与你分享这快乐的日子
是谁把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儿揉碎

我们把寂静点燃

牧白

山月

星月隔岸
我们把寂静点燃
从山中水到狗吠声
从稀疏的灯到你我

我们沉默
月光在前,星星在后
我们不语
星星在前,月光在后

我们像是结在人间的霜
用风声把彼此剥开
我们走走停停
月光又偷偷
向我们结了一层霜

小径

献给这个世界歌喉
我们以草木之名穿行

雀鸟鸣而百花开
风是上苍的佳木横斜
隐隐涧中水,流到春深处

我是春天
愿有清风鸣笛
细雨落满空山
而我是最重的那滴

栈道

这些年走了太多
木质的栈道

在雨中,在晴天
在山谷,在悬崖边

就如我在尘世
用酒交心,用钱续命
用低眉,延长自己的春天

但我的身体里面
也有骨头,也能
燃起熊熊火焰

雾

我也是雾的一部分
潮湿,阴冷,将万物
都聚拢成一团

而什么是青山和森林?
是我枯萎的花朵
还是剥尽血肉时
所呈现的隐忍

亦或是攀附于枝头娇艳的野花
风一动,整个世界
都面临着凋零



隆务河